

# 莊子

〔清〕王先謙集解  
方勇校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莊子

〔清〕王先謙集解  
方勇校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 / (清)王先谦集解;方勇校点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8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2 - 1

I. ①庄… II. ①王… ②方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3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2432 号

国学典藏

庄子

[清]王先谦 集解

方勇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E-mail: [gujil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l@guji.com.cn)

(3)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5 字数 364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4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2 - 1

B · 818 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## 前 言

庄子名周，宋国蒙（今河南商丘东北）人。据载，他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。《庄子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五十二篇，经过西晋郭象删削后存三十三篇，其中内篇七篇，外篇十五篇，杂篇十一篇。传统说法认为，内篇为庄子手笔，外、杂篇可能多为庄子后学所作。

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的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。唐玄宗时依旧号诏他为南华真人<sup>[1]</sup>，《庄子》也被称为《南华真经》。庄子追求自由，崇尚自然，对自己所处的战国时代有着冷静的思考及尖锐的批判。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记载：楚威王欲拜庄子为相，庄子却辞而不受。在他看来，逍遥自在远胜于一切高官厚禄，潇洒的人生又何必拘泥于争名夺利所受的束缚！更何况是身处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”（《庄子·胠篋》）的乱世之中呢！此外，庄子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显得超群脱俗，他以宏大的历史眼光提出了齐生死、等万物的理论，把生死看作是四时的迭起循生、形气的自然流转，启发人们不必以生为大乐，也不必为死而大悲；又认为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，从而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异。庄子进而又推导出是非、美丑的相对性。他的这些哲学思想，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。

《庄子》既是一部哲学著作，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。它代表

着先秦诸子散文的成熟，又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杰作。庄子的散文生动优美，富有诗情画意，又具有个性化特征。书中出现了许多宏伟壮观的景象，营造了一种雄奇怪诞的意境。如《逍遥游》篇中大鹏展翅九万里的描写，客观上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气势磅礴、勇猛威风的大鹏形象，也为我们的思维打开了一片想象的空间。《秋水》篇中河伯面对“百川灌河”、“不辩牛马”时的望洋兴叹，俨然给我们以一种画面的美感。《养生主》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更是别具一格，整个解牛的过程简直就像是一场美妙的音乐舞蹈，把人带入了一种奇特的审美境界。

“寓言”、“重言”、“卮言”这三言是解开《庄子》的一把重要钥匙。书中的各篇各节，或用寓言来说，或用重言来说，或寓言、重言交互来说，而且常常是在诙谐中寓有十分的严肃，恣肆处却有极端的谨慎。宋末黄震说，庄子是“千百世诙谐小说之祖”（《黄氏日抄》）。的确，他虚构了许多丰富多采、光怪陆离的寓言故事，想象奇特，幽默诙谐，不仅给人以美感，同时也给人以启迪。

《庄子》无论从其思想方面，还是艺术手法上都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。如大文豪李白、苏轼、曹雪芹都从它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，受到了灵感的启发。《庄子》的语言作为成语流传至今的也很多，如“望洋兴叹”、“大方之家”、“运斤成风”、“吐故纳新”、“薪尽火传”、“亦步亦趋”、“得意忘言”等都为我们所熟知。今天，我们重读庄子，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及思想脉搏的跳动，可以从中受惠不少。虽然庄子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，但白璧微瑕，毫不影响《庄子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它当之无愧为浩瀚文学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历史上研究《庄子》的著作甚多。西晋郭象的《庄子注》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庄子学著作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唐

初成玄英的《庄子注疏》依郭象注作疏义，在历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中有《庄子音义》三卷，广集汉魏六朝诸家为《庄子》所作之音义，兼载《庄子》众本之异文，复又精于考释、校勘，因而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宋代的庄子学著作，多因明正统《道藏》的收录而得以保存下来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当重要的庄学资料。总的说来，上述这些庄子学著作，除了陆德明的《庄子音义》外，皆偏重于从义理方面来阐释《庄子》，唯南宋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已开始注意到《庄子》文章的脉络和奇致。宋末刘辰翁著《庄子南华真经点校》，更是一改传统的注疏形式，而以随手点评的方法，运用生动活泼、富于情感的语言，把自己对文本的独特理解有效地传达给读者，并使之感悟到《庄子》散文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。林希逸、刘辰翁所开创的这种形式，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清顺治时林云铭的《庄子因》，以时文之法诂评《庄子》之文；康熙时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，夹注夹批，分段评鹭，甚能标揭《庄子》文章之奇致；乾隆时胡文英的《庄子独见》，以眉评、旁批、夹注互为配合，同样很重视从文章学角度来研究《庄子》；光绪时刘凤苞的《南华雪心编》，依宣颖“义例”，更把《庄子》散文评析推到了极致，成了《庄子》散文研究的集大成著作。

鉴于目前大学生及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，这次出版《庄子》读本，选择了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（清宣统元年湖南思贤书局原刊本）作为点校整理的对象，又选择了林云铭《庄子因》（清光绪六年刊本）、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（清宝旭斋刊本）、胡文英《庄子独见》（清乾隆三多斋刊本）、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（清光绪二十三年晚香堂刊本）中的有关评批文字，以及西晋郭象和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所收宋吕惠卿、陈景元、刘概等人的少量注释文字，以“评点”的形式收入本书之中，作为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的重要补充。

王先谦(1842—1917),字益吾,号葵园,湖南长沙人。同治四年进士,历翰林院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江苏学政等职。曾主讲于思贤讲舍和城南、岳麓两书院。“于学无所不究,门庭广大,合汉宋途辙而一之。其于崇经术、治国闻,致力弥笃。”(吴庆坻《王葵园墓志铭》)编著有《皇清经解续编》、《十朝东华录》、《续古文辞类纂》、《尚书孔传参正》、《三家诗义集疏》、《汉书补注》、《后汉书集解》、《新旧唐书合注》、《荀子集解》、《庄子集解》等。

无庸讳言,王先谦曾极力反对康梁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湖南的开展,因而迭招物议。但他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爱国思想,在朝为官时曾坚持揭露沙俄的扩张主义,在列强侵逼之际也坚决不愿做亡国奴,正有他自己所谓庄子“意犹存乎救世”(《庄子集解自序》)的精神,这在他于宣统元年六十八岁时为《庄子集解》所作自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而且他早在光绪二十年为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所作的序言中就曾说:“郭君子澹为《庄子集释》成,以授先谦读之,而其年适有东夷之乱,作而叹曰:‘庄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!夫其遭世否塞,拯之末由,神彷徨乎冯阎,验小大之无垠,究天地之终始,惧然而为是言也。’”这也可以佐证,王先谦著《庄子集解》,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借处于乱世的庄子所具有的“不得已”之情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。但更主要的,王先谦还是想借解释《庄子》来表达其所谓“甘曳尾之辱”、“尘埃富贵”和“喜怒哀乐,不入于胸次”(见《庄子集解自序》)等思想。正是在《庄子集解》付印不久,即辛亥革命爆发之后,他终于改署曰遁,先后僻居于平江和长沙郊区东乡凉塘旧庄,以遗老终其生。

正如上面所说,王先谦显然是在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末世情怀。但作为清末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师,他在具体解释《庄子》文本过程中,却并不主张将自己的这种情怀搀杂进去,而尽可能保持学术

本身的纯洁性。因此，我们读完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，除了他所作的自序而外，似没有发现他曾游离于《庄子》文本之外来抒发个人情感。在征引他人的注解时，他似乎也要力求除去这些参以私意的文字。

王先谦在《庄子集解自序》中说：“旧注备矣，辄芟取众长，间下己意，辑为八卷，命之曰《集解》。”其所集前人之解，包括司马（彪）、崔（譔）、向（秀）、郭（象）、李（颐、轨）、支（遁）、陆（德明）、成（玄英）、宣（颖）、王（念孙）、卢（文弨）、姚（鼐）、俞（樾）、郭嵩焘、李桢、苏舆等家（按：其所选司马、崔、向、郭、李、支、陆等人之语，基本上皆转引自陆德明的《庄子音义》，但限于体例，大都未曾予以标明，读者应加注意），但往往不是照录原文，而是作了压删的。其“间下己意”，文字也要言不烦。因而整部《庄子集解》，既集众家之长，又间有己意，而全书字数却不到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的一半，显得甚为紧凑而精悍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此书虽然部头不大，但对《庄子》思想的整体把握却比较准确。所以此书自问世以来，已先后被翻刻或影印了二十多次，是近百年来最为通行的庄子学著作之一，与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同为爱好庄子者的必备之书。

这次点校整理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，对《庄子》原文的分段基本上保持了底本的原貌，仅对个别段落作了适当分节，同时又把原来随文所作的“集解”文字相应地移到了段落之后，并一一标上了序号。此外，对底本中所存在的一些明显错误，都直接作了改正，不再出示校勘记。此次点校整理，由研究生王云做了全部的基础性工作，责任编辑熊扬志先生作了许多有益的指导，并在编辑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方 勇

2007年6月21日于上海

【注解】

[1]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南朝梁旷《南华论》，唐初成玄英《庄子注疏序》称庄子为“南华仙人”，说明庄子在唐玄宗之前已有“南华”之号。所以，顾炎武《求古录》所录《唐褒封四子敕》谓“庄子宜依旧号曰南华真人”。

## 庄子集解自序

王先谦

夫古之作者，岂必依林草，群鸟鱼哉！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，却为牺之聘，可谓尘埃富贵者也。然而贷粟有请，内交于监河；系履而行，通谒于梁魏；说剑赵王之殿，意犹存乎救世。遭惠施三日大索，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，况余子乎！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。且其说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”又曰：“周将处乎材不材之间。”夫其不材，以尊生也；而其材者，特借空文以自见。老子云：“美言不信。”生言美矣，其不信又已自道之。故以楸饰鞭策为伯乐罪，而撒髑髅未尝不用马捶；其死棺椁天地，而以墨子薄葬为大觳；心追容成、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，而恒假至论以修心。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者哉？嫉时焉耳。是故君德天杀，轻用民死，刺暴主也；俗好道谀，严于亲而尊于君，愤浊世也。登无道之廷，口尧而心桀；出无道之野，貌夷而行跖。则又奚取夫空名之仁义，与无定之是非？其志已伤，其词过激。设易天下为有道，生殆将不出于此。后世浮慕之以成俗，此读生书者之咎，咎岂在书哉！余治此有年，领其要，得二语焉，曰：“喜怒哀乐，不入

于胸次。”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，而果有益也。噫！是则吾师也夫！旧注备矣，辄芟取众长，间下己意，辑为八卷，命之曰《集解》。世有达者，冀共明之。宣统元年七月。

# 目 录

前言/方勇 / 1

庄子集解自序/王先谦 / 1

内篇 / 1

逍遥游 / 1

齐物论 / 12

养生主 / 36

人间世 / 41

德充符 / 60

大宗师 / 71

应帝王 / 92

外篇 / 101

骈拇 / 101

马蹄 / 108

胠箠 / 112

在宥 / 118

天地 / 131

天道 / 150

天运 / 162

刻意 / 176

缮性 / 180

庄 子

秋水 / 184

至乐 / 200

达生 / 209

山木 / 224

田子方 / 237

知北游 / 249

**杂篇** / 265

庚桑楚 / 265

徐无鬼 / 284

则阳 / 307

外物 / 324

寓言 / 336

让王 / 344

盗跖 / 356

说剑 / 368

渔父 / 372

列御寇 / 378

天下 / 391

## 内 篇

### 道 遥 游

言逍遥乎物外，任天而游无穷也。

北冥有鱼<sup>[1]</sup>，其名为鲲<sup>[2]</sup>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<sup>[3]</sup>。南冥者，天池也<sup>[4]</sup>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<sup>[5]</sup>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<sup>[6]</sup>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<sup>[7]</sup>，去以六月息者也<sup>[8]</sup>。”野马也<sup>[9]</sup>，尘埃也<sup>[10]</sup>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<sup>[11]</sup>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<sup>[12]</sup>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<sup>[13]</sup>，则芥为之舟<sup>[14]</sup>；置杯焉则胶<sup>[15]</sup>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<sup>[16]</sup>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<sup>[17]</sup>，而后乃今将图南<sup>[18]</sup>。“蜩与学鸠笑之曰<sup>[19]</sup>：‘我决起而飞<sup>[20]</sup>，枪榆枋<sup>[21]</sup>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<sup>[22]</sup>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<sup>[23]</sup>？’”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<sup>[24]</sup>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<sup>[25]</sup>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<sup>[26]</sup>，又何知<sup>[27]</sup>！小知不及大知<sup>[28]</sup>，小年不及大年<sup>[29]</sup>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

朔<sup>[30]</sup>，惠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<sup>[31]</sup>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<sup>[32]</sup>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<sup>[33]</sup>，众人匹之<sup>[34]</sup>，不亦悲乎<sup>[35]</sup>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<sup>[36]</sup>：“穷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<sup>[37]</sup>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<sup>[38]</sup>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<sup>[39]</sup>。斥鴳笑之曰<sup>[40]</sup>：‘彼且奚适也<sup>[41]</sup>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<sup>[42]</sup>？’”此小大之辨也<sup>[43]</sup>。

### 【集解】

[1]《释文》：“本一作‘溟’，北海也。”

[2]《释鱼》：“鲲，鱼子。”方以智云：“鲲本小鱼，庄子用为大鱼之名。”

[3]《玉篇》：“运，行也。”案：行于海上，故曰海运。下云“水击”，是也。

[4]成玄英云：“大海洪川，原夫造化，非人所作，故曰天池。”案：言物之大者，任天而游。

[5]司马彪云：“齐谐，人姓名。”简文云：“书名。”

[6]崔譔云：“将飞举翼，击水踉跄。”

[7]崔云：“拊翼徘徊而上。”《尔雅》：“扶摇谓之飏。”郭注：“暴风从下上。”

[8]成云：“六月，半岁，至天池而息。”引《齐谐》一证。

[9]司马云：“野马，春月泽中游气也。”成云：“青春之时，阳气发动，

遥望蓺泽，犹如奔马，故谓之野马。”

[10] 成云：“扬土曰尘。尘之细者曰埃。”

[11] 成云：“天地之间，生物气息，更相吹动。”案：《汉书·扬雄传》注：“息，出入气也。”言物之微者，亦任天而游。入此义，见物无大小，皆任天而动。“鹏”下不言，于此点出。

[12] 其，谓鹏。是，谓人视天。鸟在九万里上，率数约略如此，故曰“则已矣”，非谓遂止也。借人视天，喻鹏视下，极言抟上之高。

[13] 支遁云：“谓堂有坳垤形也。”

[14] 李颐云：“芥，小草。”

[15] 崔云：“著地。”

[16] 王念孙曰：“培，冯也。《周礼·冯相氏》注：‘冯，乘也。’鹏在风上，故言冯。培、冯，声近义通。《汉书·周縠传》‘縠封蒯城侯’，颜注：‘吕忱：‘蒯，音陪。’《楚汉春秋》作冯城侯。’是培、冯音近之证。”

[17] 司马云：“夭，折也；阂，止也。”言无有折止使不行者。

[18] 谋向南行。借水喻风，唯力厚，故能负而行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游也。

[19] 《释文》：“学，本又作‘鸞’。本或作‘鸞’，音预。司马云：‘学，鸞，小鸞。’俞樾云：‘《文选》江淹诗‘鸞斯高下飞’，李注引《庄子》此文说之。又引司马云：‘鸞，小鸟。’是司马注作‘鸞’，不作‘鸞’。”

[20] 李云：“决，疾貌。”

[21] 支云：“枪，突也。”李云：“犹‘集’也。”榆、枋，二木名。枋，音方，李云：“檀木。”

[22] 王念孙云：“则，犹‘或’也。”司马云：“控，投也。”

[23] 借蝮、鸩之笑，为惠施写照。

[24] 《释文》：“苍，七荡反，或如字。崔云：‘草野之色。’”三澨，犹言“竟日”。

[25] 隔宿捣米储食。

[26] 谓蝮、鸩。

[27] 借人为二虫设喻。

[28] 《释文》：“音智，本亦作‘智’。下‘大知’同。”

[29] 上语明显，设喻骈列，以掩其迹。

[30] 《列子·汤问》篇：“朽壤之上，有菌芝者，生于朝，死于晦。”晦，谓夜。《释文》：“朔，旦也。”

[31] 《释文》：“惠，本作‘螽’。司马云：‘惠蛄，寒蝉也，一名蛄螽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’”

[32] “楚之南”下，全引《列子·汤问》篇。楚，彼作“荆”。

[33] 李云：“彭祖，名铿，尧臣，封彭城，历虞、夏至商，年七百岁，故以久寿见闻。”

[34] 言寿者必举彭祖为比。

[35] 此段从“小年”句演出。

[36] 《汤问》篇“殷汤问于夏革”，张湛注：“汤大夫。”棘、革古同声通用。

[37] 《汤问》篇：“终发北之北，有溟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其长称焉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翼若垂天之云，其体称焉。”按：《列子》不言鲲化为鹏。又此下至“而彼且奚适也”，皆《列子》所无，而其文若相属为义。漆园引古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所谓“洗洋自恣以适己”者，此类是也。

[38] 司马云：“风曲上行若羊角。”

[39] 引《汤问》再证。

[40] 司马云：“斥，小泽。鵙，雀也。”（陆德明云）：“斥，本作‘尺’。”古字通。夏侯湛《抵疑》：“尺鵙不能陵桑榆。”《文选·七启》注：“鵙雀飞不过一尺，言其劣弱也。”案：雀飞何止一尺？下文明言“数仞”矣。

[41] 彼，鹏。

[42] 又借斥鵙之笑，为惠施写照。

[43] 点明。